

生命的颤音*

——读赵海虹的科幻小说集《桦树的眼睛》

韩 松

像刘慈欣一样，赵海虹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份惊喜。

我阅读她这个选集收录的中短篇科幻小说时，首先惊艳于她的语言。她的那些句子，是多么地充满韵味。她的语言富于感染力，是传神的，展示了有着活泼生命的文学，也像一曲婉转凄美的音乐，使阅读充满了舒畅、愉悦和享受。你不能不被她的叙述慑服。她文中有的段落，使人想到了张爱玲，使人想到了苏童……她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这在一般的科幻小说中，中国或外国的，都是比较难以见到的。

同时，她还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几乎每一篇，都有一个抓人的故事，像中国传奇小说那样，一波三折，起伏跌宕，悲欢离合，颇得小说的精髓，又有着莎士比亚戏剧般的激烈冲突，让人怦然不已，掩卷沉思良久。然而，她又是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就像坐在一盆炉火边，向一群围坐的孩子，讲述那些勾魂的、不可思议的、永恒的故事。

她小说中的素材，仿佛随手捡自我们的日常经验和生活，即便是太空宇宙、外星生物、人工智能、时间穿梭，也都不是在凌空高蹈、虚渺无章，而是那么地脚踏实地、朴素真切、血肉丰满，激起读者心中的共鸣，仿佛从中看到了他们自己，也才为她赢得了那么多的“赵迷”——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吧。

她的丰沛的笔触，洞穿一层又一层高科技

的幕墙，针脚细密、一丝不苟地描述了人类自古以来的忧伤、困惑、矛盾，以及人性深处的冲突、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落到了人生最大的秘密——生死！这正是她一以贯之的，也是最难能可贵的。她的贡献，弥补了中国科幻小说的一个缺憾——人的缺场。在她小说情节的离奇下面，浮现了深深的悲恸和广阔的怜悯；人们难以实现的梦想和人生的遗憾与错失，在那儿交织。“遗忘就是对自己存在的践踏，原来这么危险”——也许，只有赵海虹笔下的人物，才能说出这样的使我们的情绪久久悸动的话吧。



图1 《桦树的眼睛》的封面

收稿日期：2011-08-05

作者简介：韩 松，科幻作家，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新华社对外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

Email: hanson828@yahoo.com.cn。

* 本文是韩松为赵海虹的短篇小说集《桦树的眼睛》（浙江少儿出版社，2011年6月版）所作的序言。

她写的是男男女女们的命运，为生、为死，而挣扎着。秦放与小风，苏昂与栀子、柳荷，贾苏与梅樱、泡泡，路与滴滴，透与贡……这一对对奇妙而纠结的组合，是多么地让人战栗不安，欲望在飞扬中幻灭。当然了，最妙的，还是她笔下的女人了——她在中国科幻文学中，用工笔的手法，第一次展示了那么多的、丰富而细致的女性人物形象。哦，也许只有赵海虹，是可以轻轻一笔就能描绘出每个女性的独特的，比如写泡泡：“这个女人的步态是那么与众不同，她在飞影流红的舞池中穿过，如一把尖刀剪开了浓情的光色。锐利。干净。”这是在中外的科幻作品中，我很难见到的，更是男性科幻中，所欠缺的。

她对人物的描述，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准确。这在小说创作中，是很难做到的，也是很高级的。舞小姐梅樱、革命者泡泡、作为电脑的栀子、未出场的柳荷、机器人滴滴、从少妇而母亲的蓝子……她都用精设妙造的笔触，勾画出了她们的言语、仪姿、心境、脾气、情感、命运和灵魂。像《宝贝宝贝我爱你》里的蓝子，她最初是不想要孩子的，后来母性本能勃发，使她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在了孩子的身上。赵海虹描写蓝子看到别家孩子的神态是：“蓝子一直挂在脸上的淑女式的微笑消失了，换成了一种白日梦般的茫然。”这真是很确切的，让男性读者看了目瞪口呆。更让人感动的是，作者予她笔下的女性们，以深深的赞美和同情。这些普普通通的女人，同时还折射出了男人颤抖的灵魂，贾苏也好，苏昂也好，老洪也好，这些了不起的“创造者”，竟都有着不敢触及的记忆。某种角度上说，赵海虹笔下的男性，是复杂纠缠的，是多少有些软弱的，是半隐半现在阴影中的。

我常常想，赵海虹是在用小说与遗忘做斗争吗？人一生的存在，就是一段短暂的记忆吗？这段记忆能永恒吗？她是否已找到了答案？其实，赵海虹写的，无非是她自己的生命感悟。而也正是这种感受，首先打动了作者本人，由此才最终感动了读者。她把她的生命历

程，融入文字中了。这是最重要的，超出了技法。中国的科幻小说一段时间来，在某些地方，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也就是纯粹地强调技法——这个段落应怎样，那个场景应怎样，都有一套规矩，详略呀，道具呀，结构呀。这些自然不可少，但其实是次要的，是壳而不是核。赵海虹的小说，则是用了精湛细腻的个人化的感受，在探讨“她的”这一场生命冲动。这才是艺术的不可替代性。

我看到，在《破碎的脸》中，充满了那种纠结的、扑朔的东西。全篇布满了死的影子——赵海虹的小说中，总是有死！女性特征的电脑，因为嫉妒，而为男性主人公设计了一种软件，用来破坏人脑的辨识功能，使其忘却死去的女友。最后，设计者也死了，电脑也自焚了，一切成空了。小说最出彩的笔触，我以为，是来自最后的叙述者与天才少年的对话。少年认为人为色相所困，而电脑是在驱逐魔障；叙述者却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色相，人才会有爱。那么，到底哪个是对的呢？人生好无奈啊。要是没有了这一段，就会少了好多东西。有读者说，看这篇小说，不下十遍！

而《来，跳一跳》是一个多么感伤的故事。滴滴，T3型机器人，忠诚于主人，还爱上了主人，却最后被主人卖掉——仅仅是为了讨得生计的几个钱，而这点儿钱，也使滴滴永忘了她曾挚爱的主人！赵海虹阐释了她的爱情观：要么全心全意，要么恩断义绝。这是一篇多么绝妙的小说，在科幻小说中，我曾看到，机器人也许都是相似的，但赵海虹却用一个又一个的细节，写出了“这一个”机器人，一个独一无二的机器女人。在中止运行时，“怀中的滴滴全身一颤，她仰起脸来望着我，目光中流露出濒死的动物在猎枪前的那种绝望与哀伤”。谁读了不动心呢？她才是死了吧！主人公的心也死了吧！后面是一个更无情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蛻》更是对生命和真实的拷问。穴人被人类捉来，扮演戏剧中的角色。但除了演戏，

他们的真实生命是什么？哦，他们是要蜕皮的。每一次蜕，是痛苦，甚至是死，却又是新生。他们在人类的语境中忘了其本能吗？冲击我的，是透的死亡，死亡！小说让读者记住了这样一句话：“生命可以短暂，不可以虚伪。”作者用声音、气味、形态、体温、心理，描述出了穴人的挣扎、柔弱、刚强与反抗，以及穴人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分身、亲人、兄弟、恋人、爱人、恩人……后面，则有文明影子、文化的考量。生命不仅仅是一个活着的问题。

《宝贝宝贝我爱你》更加直接地面对生命了——生命的创造及意义。在现实中，男女在一起，本来就是要像上帝那样，创造血肉的生命，这是符合自然的；但在科技时代，这整个过程，却蜕变成了为了市场的利润、公司的前途。生命终于成为了一个玩具；生命的每一次悸动，都化作了一个电子程序；生命赖以播种并收获的爱情、婚姻和家庭，亦都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乃至死亡——又是死亡！但生命却依然是强大的，真实的生命与虚假的生命在激烈地争战着。最后谁赢了呢？问题似仍没有解决。

也许，小姬在一篇文章中引用的赵海虹的话，颇能描述作者想要表达的：“伦理道德这种缘于现实、滞后于现实，然后又掣肘现实的现象，正是我想探讨的主题。”在讲到《伊娥卡斯达》时，赵海虹这样说，从欧辛的角度讲，这是一个传统文学中最常见的寻根形象，他的根，最后是一个女人的子宫。所以小说中的“爱情”也绝不是单纯的男女爱情，而是一种关于生命本源的力量。

拥抱生命的赵海虹，因此是一位优秀的科幻作家。她构思出了奇妙的科幻创意，制作出了推动情节发展的独特技术之核，并由此增强了她作品的感染力和拷问力。她把人物的命运置于最极端、最疏离的境地，来传递她的情感。读罢《桦树的眼睛》（又一个贯穿死亡命题的惊悚故事），我便每每想到，自己身边正围聚着森林，而每一棵树上，都长有一双眼睛，

注视着我的言行，那么，我还能不警惕吗？我还能不忏悔吗？离地三尺之上有神灵，科学，竟然使这成为了现实。而在《一九二三年的科幻故事》中，“水梦机”更是一个独特的创造。这台能制造出幻象的机器，是可以收藏记忆的，但却是20年代中国“不应时”的机器。革命者泡泡（最后被暗示所杀害），一个人呆在男人的实验室中，与水梦机共处一室，“几十只甚至上百只瓶子里的液体在唱歌”。她才恍然觉察到了自己是女人。她与自己头脑中的另一个人斗争着：她是革命者，还是女人呢？在水梦机的背景下，一切与上海的十里洋场勾连在一起，与血腥的刑场、夜总会的歌声交织一起，那样的一场“水梦”，昔日女人和男人的背影，延留到了21世纪的、复兴中的中国，又被来自国外的异乡客目睹，这是怎样的一种错乱和无解？在《世界》中，她更是创造出了“灵波”这一非凡的想象——作为一种能源和信息的载体，同时也是一种生命体。灵波是活的！整个星球“诺亚”因此成为一个巨大的生命，世界也因此拥有了新的秩序。在这种看似自由、丰盈而完美的秩序中，生命竟是被控制、被囚禁、被隔绝的，生命最终是多么的孤独而无助。

赵海虹的专业是英美语言文学，这使她的创作，获得了另一只眼睛（她还翻译了一批世界科幻大师的杰作）。她把西方与中国的文化，进行了融合；也把作为舶来品的科幻与中国现实中的文学，进行了杂交。我很是叹服，常常心想，她的手下，怎么能流淌出这样撼人的文字呢？小姬是这样说的：我欣赏她在柔美的笔触下，内心的那股执着，和听命于真心的勇气。“只有科幻才能给我那种兴奋，那种新奇感和力量。”赵海虹说，因为只有科幻才拥有最奔放飘逸的想象。“喜欢看科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心底总藏着对宇宙的好奇，一种美丽的天真。”她还说，“我一直在寻找存在的意义。”

我也想到，中国还有很多的科幻小说，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女性的科幻小

说。在大陆，赵海虹、凌晨、钱莉芳、迟卉、夏笳、程婧波、晶静、米兰、张卓……在台湾，女作家张晓风曾写出了台湾第一篇科幻小说，洪凌则创造了华人科幻惊世骇俗的新维度。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群体。与男性一样，她们感受到了宇宙的神秘召唤。正如赵海虹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道出的那样：“不得不承认造物的伟大，我要造一个电子婴儿都难成这样，而这种神秘的力量不仅造出了几十亿人

类、千万亿种动植物，还造就了浩瀚无边的宇宙群星。”这或许就是科幻异于一般文学的特质吧。在宇宙面前，男女平等。而女性的心灵，在这个时空中，又是直觉的、敏锐的；她们的视角，又是独到的、深邃的；她们的情感，又是细腻的、丰富的；……由此，她们创造出了男人笔下不可替代的世界。若讲到新时期的中国科幻，是要给她们极重要的位置的。



观点

创新理念比创新技术更重要

在上海世博会举办期间，瑞典国家创新局在瑞典国家馆“创意之光”中举办了“创新精神论坛——使创新成为可能”。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在主题演讲中指出：瑞典经常被人们列为世界上最具创新精神的国家，拥有很多成功的大型跨国公司。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瑞典成功建立了面向所有孩子的教育体系。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院士在回答香港记者关于如何改善中国创新人才成长环境的问题时表示：从孩子的教育着手。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里就要求天性好动的孩子们，双手放在背后、端端正正地坐着听老师上课，那很难培养出孩子的创新精神，会对他们的未来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论坛几乎没有对某一个具体技术创新展开讨论，许多演讲者围绕优化创新环境、支持公众的自主创新，以及发扬创新精神，使创新成为可能等议题，多角度地进行探讨和论述，强调“人人都能参与创新”的观点。

2010年上海世博会已不仅仅是展示具体的技术进步，而是进入到面向问题、围绕主题、重视理念的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先生曾语出惊人：“广交会是战术性的，管一年；世博会是战略性的，管五十年。”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研究和总结上海世博会所展示的具有引领未来作用的发展理念，深化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增强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从上海世博会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任何高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广大公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和科学理念的培养具有引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从这一点上讲，创新理念比创新技术更重要，传播理念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 洪耀明)